



冰心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家作品

城市的钥匙

品味人间亲情 感知世间冷暖
点燃生活激情 实现文学梦想

赵华伦 编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城市的钥匙

品味人间亲情 感知世间冷暖
点燃生活激情 实现文学梦想

赵华伦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的钥匙 / 赵华伦编 . -- 成都 : 成都时代出版
社 , 2014.9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家作品)

ISBN 978-7-5464-1282-5

I . ①城… II . ①赵… III . ①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6479 号

城市的钥匙

CHENGSHI DE YAOSHI

赵华伦 编

出 品 人 石碧川

责 任 编 辑 陈德玉

责 任 校 对 陈 诚

装 帧 设 计 欧阳永华

责 任 印 制 干燕飞

出 版 发 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621237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4-1282-5

定 价 23.80 元

著作权所有 · 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电话: 0316-3654596

目 录

相裕亭卷

威 风	3
状元坟	6
摸 鱼	8
远去的鸽子	11
取 信	13
套 梨	15
无言的骡子	18
拔 牙	21
踩金子	24
闯码头	27
赛花灯	30
大 厨	33
斗 羊	36
麻木蛋子	39

陪嫁	41
秦大少	44
多嘴	47
选匪	50
谋赌	52
争鱼	54
一筐苹果	56

金波卷

童年的火炮	61
背书的女孩	64
野菊花	67
橡子豆腐	70
妈妈的眼泪像河流	72
至爱无言	75
将军和牛郎	78
父亲	80
最后一片野果林	83
逃票	86
香炉	89
老咸菜的悲喜剧	92
推销	95

你花钱我请客	98
冷漠时代	101
出租时代	104

游睿卷

一只鹰住在我对面	109
母亲的闹铃	112
出售刀疤	115
我就站在你窗外	118
贴在门上的眼睛	121
1.73米的父爱	124
点燃一个冬天	126
爷爷的存款	129
寻 找	132
妙用男装	135
一杯水的游弋	137
城市的钥匙	140
一只土碗	143
脆 弱	146
皮小毛害怕什么	149
我把王小洋弄丢了	152

李国新卷

雾雨峨眉	157
乡村一夜	159
钥 匙	161
铁匠二爷	163
殉 葬	165
捉鳝鱼	167
白 灵	169
青橄榄	171
初见大海	173
阳光下盛开的青春	175
桃 儿	177
脸 谱	180
流浪儿	181
跛足的邱伯	183
野麦黄	185

相裕亭卷

相裕亭，男，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得者。作品散见于《文汇报》《大家》等国内外近百家报刊，其中100多篇作品被《读者》《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等50多种选刊、选集选载。其中《威风》等被翻译成英、日、法文介绍到国外，获第8届、10届、11届全国小小说佳作奖、优秀作品奖，著有长篇系列小说《盐东纪事》《盐河人家》《盐河旧事》三部。其中，《盐河人家》获连云港市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结集出版了小小说集《偷盐》等。《房客》获2008年第六届全国小小说年度评选二等奖。



威 风

东家做盐的生意。

东家不问盐的事。

十里盐场，上百顷白花花的盐滩，全都是他的大管家陈三和他的三姨太掌管着。

东家好赌，常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赌。

那里，有赌局，有戏院，还有东家常年买断的一套沿河、临街的青砖灰瓦的客房。赶上雨雪天，或东家不想回来时，就在那儿住下。

平日里，东家回来在三姨太房里过夜时，次日早晨，日上三竿才起床。那时，伙计们早都下盐田去了，三姨太陪他吃个早饭，说几件她认为该说的事给东家听听，东家也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压根儿就没往耳朵里去，不言不语地搁下碗筷，剔着牙，走到小院的花草间转转。高兴了，就告诉家里人，哪棵花草该浇水了；不高兴时，冷着脸，就奔大门口等候他的马车去了。

马车是送东家去镇上的。

每天，东家都在那“哗铃哗铃”的响铃中，似睡非睡地歪在马车的长椅上，不知不觉地走出盐区，奔向去镇上的大道。

晚上，早则三更，迟则天明，才能听到东家回来的马铃声。有时，一去三五天，都不见东家的马车回来。

所以，很多新来的伙计，常常是正月十六上工，一直到青苗淹了地垄，甚至到秋后算工钱时，都未必能见上他们的大东家一面。

东家有事，枕边说给三姨太，三姨太再去吩咐陈三。

陈三呢，每隔十天半月，总要想办法子跟东家见上一面，说些东家爱听的进项什么的。说得东家高兴了，东家就会让三姨太备几样小菜让陈三陪他喝上两蛊。

这一年，秋季收盐的时候，陈三因为忙于各地盐商的周旋，大半个月没来见东家。东家便在一天深夜归来时，问三姨太：“这一阵，怎么没见到陈三？”

三姨太说：“哟，今年的盐丰收了，还没来得及对你讲呢。”

三姨太说，今年春夏时雨水少，盐区喜获丰收！各地的盐商，蜂拥而至，陈三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三姨太还告诉东家，说当地盐农们送盐的车辆，每天都排到二三里以外去了。

东家没有吱声。但第二天东家在去镇上的途中，突发奇想，让马夫带他到盐区去看看。

刚开始，马夫以为自己听错了，随后追问了东家一句：“老爷，你是说去盐区看看？”

东家没再吱声，马夫就知道东家真是要去盐区。东家那人不说废话，他不吱声，就说明他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当下，马夫调转车头，带东家奔向盐区。

可马车进盐区没多远，就被送盐的车辆堵在外头了。

东家走下马车，眯着眼睛望了望送盐的车队，拈着几根花白的山羊胡子，拄着手中小巧、别致的拐杖，独自奔向前头收盐、卖盐的场区去了。

一路上，那些送盐的盐农们，没有一个跟东家打招呼的——都不认识他。

快到盐场时，听见里面闹哄哄地喊呼——

“陈老爷！”

“陈大管家！”

东家知道，这是喊呼陈三的。

近了，再看那些穿长袍、戴礼帽的外地盐商，全都围着陈三递洋烟、上火。就连左右两个为陈三捧茶壶、摇纸扇的伙计，也都跟着沾光了，个个叼着盐商们递给的烟卷儿，人模狗样地吐着烟雾。

东家走近了，仍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被冷落在一旁的东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那帮闹哄哄的人群后面，好不容易找了个板凳坐下，看陈三还没有看到他，就拿手中的拐杖从人缝里，轻戳了陈三的后背一下。

陈三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后的这位小老头到底是不是他的东家时，大东家却把脸别在一旁，轻唤了一声，说：“陈三！”

陈三立马辨出那声音是他的大东家，忙说：“老爷，你怎么来了？”

东家没看陈三，只用手中的拐杖，指了指他脚上的靴子，不瘟不火地说：“看看我的靴子里，什么东西硌脚！”

陈三忙跪在东家跟前，给东家脱靴子。

在场的人谁都不明白，刚才那个威风凛凛的陈大管家、陈老爷，怎么一见到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就跪下给他掏靴子。

可陈三是那样的虔诚，他把东家的靴子脱下来，几乎是贴到自己的脸上了，仍然没有看到里面有何硬物，就调过来再三抖，见没有硬物滚出来，便把手伸进靴子里头抠……确实找不到硬物，就仰起脸来，跟东家说：“老爷，什么都没有呀！”

“嗯——”东家的声音拖得长长的，显然是不高兴了。

东家说：“不对吧！你再仔细找找。”

说话间，东家顺手从头上捋下一根花白的头发丝，猛弹进靴子里，指给陈三：“你看看这是什么？”

陈三捏起东家那根头发，好半天没敢抬头看东家。东家却蹬上靴子，看都没看陈三一眼，起身走了。

状 元 坟

盐区没出过状元。

但盐区却有状元坟。而且，不是一座。奇了吧？敢情盐区这地方还是什么风水宝地不成？差矣！盐区就是盐区，四野一片白茫茫的盐滩、盐田、盐碱地，大风吹来，遍地盐硝四起，如烟似雾，漫天狂舞，可谓兔子都不屙屎的地方。却偏有状元坟在此地耸立！

盐区志记载，当年，泰和洋行大掌柜杨鸿泰家的小儿子杨世保自幼习武，力大无穷，十二岁时，能扳开牯牛顶角；十七岁县级童试中武秀才，二十一岁到江宁府参加乡试，坐上武举人的头把交椅。

常言说：“文无第一，武没第二。”天下文人，谁敢说谁比谁的文章写得好？可这武字行里，不讲文人的那些酸文臭理，比的是硬拳头，真功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少则三拳两脚，多则三五个回合，自然就见分晓了。谁的力气大，功夫深，拳头硬，谁就是英雄，谁就披红戴花，站在高处，迎来喝彩；谁被打趴下了，谁就是草包熊包，没能耐，靠边凉快去。

杨鸿泰的小儿子杨世保，得了武举人的殊荣，再次回到盐区来，整个盐区都沸腾了！那还了得！武举人，莫大的江宁地盘上数第一。而且是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荣耀，自豪，整个盐区人都跟着长了脸面！

杨家老太爷在盐区的地位，陡然间高抬了八个帽头！州府县衙里的红顶官人们，全都备着丰厚的彩礼前来道贺。杨家大院里，连续三天，张灯结彩，大摆宴席，宴请八方来客，好不热闹！

按理说，杨家人有了如此高的荣誉、地位，该满足了。不行！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得了武举人的杨世保，更加憋足了劲儿，想去摘取天子手中那顶更加耀眼夺目的桂冠——武状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天下武举进京会试，杨世保一路棍棒刀枪比下来，场场都拿了头彩。最后一关，皇上亲临武场——定状元。

那场面，惊心动魄，别出心裁。

待选的武状元，和官方签过生死状后，与一只几天都没进食的猛虎，同时放进一个四面可以围观的池子里，彼此展开生死搏斗！能与老虎斗智斗勇，并以你的高强武艺将老虎制服，或当场打死老虎，你就是当之无愧的武状元。如果，你在那场人虎斗中伤筋断骨，或葬身虎口，朝廷只发给你和你的家人一笔丰厚的抚恤金，也就无状元可谈了。

这正是“武没第二”的残酷所在。

杨世保自小生长在盐区，从未见过野性十足的豺狼虎豹，定状元的那场人虎斗中，他只凭着一身胆气和过硬的武功与老虎硬拼。结果是，一个闪身没有把握好，反而被凶猛的老虎双掌扑倒。

次日，“八百里加急”送至盐区——传杨家人进京领尸。

顷刻间，杨家大院一片哭嚎。一直在家静候佳音的杨老太爷，没料到等来的却是儿子葬身虎口的噩耗。大悲之后，杨老太爷决定厚葬这个曾经为杨家带来荣耀和辉煌的小儿子。

那时间，杨家正是事业旺盛时期。黄海边，上百里海岸线上，都有他们杨家的盐田和泰和洋行的分店，可谓富甲一方！再加上儿子为定状元而死，官府发给一笔数目不小的饷银，杨老太爷在进京搬尸时，沿途安排家丁，在一溜沿海，挖下多处墓穴，以防厚葬后遭盗墓贼挖掘。

数日后，也就是杨老太爷将儿子的尸骨搬出京城，前后抬出七七四十九口规格、颜色、大小统一的厚厚棺材，沿途依次安葬时，动用骡马运土，堆至山包一般。而且，七七四十九个坟包，全都一模一样。具体哪一座坟包中葬着武状元的尸骨，只有杨老太爷一个人知道。

遗憾的是，杨老太爷指挥人葬完七七四十九个坟包后，因过度劳累和悲伤，回到盐区，没等说出坟包的真相就暴病而死。

至今，谁也不知道当年的武状元到底葬在何处。盐区虽有座坟包称为“状元坟”，十之八九里面是空的。

摸 鱼

潘驼子，摸鱼的。

盐河码头上，整天背个鱼篓，沟湾河汊子里下水摸鱼的那个小老头，就是他。

潘驼子的背，驼驼的，身子向前躬着，与摸鱼的姿势正相宜。他生来一双鱼鹰样的眼睛，识潮水，知鱼性，什么样的鱼他都能捉到。

潘驼子不是盐区人。他是异乡来盐河口穷混的。他在码头的河堤边支了一顶小草棚，将女人和孩子安顿在里面。他一个人整天背个鱼篓，拎几条渔网子，赶潮水，截海流儿。所捉到的鱼虾，自家婆娘、孩子舍不得上口，大都送给码头上有钱人家，换几个柴米油盐钱，以此养家糊口。

潘驼子选在盐河码头落脚，一则，盐河口水网密布，沟多，河多，可捕捉的鱼虾多。再者，就是潘驼子本身的能耐了——他有一手捉鱼的绝技。

潘驼子看准了的水湾，说是下去捉几条花鲢子，抓上来不是虎头鲨，就是花鲢子。潘驼子最叫绝的一招，就是在沙窟、石窝里取“呆子”。

那种呆傻的虎头鲨，真名叫沙光鱼，头大，尾巴尖细，生性好吃懒动，它有“水中猛虎”之称，专吃海边浅水中的小鱼小虾。致命的弱点是不会保护自己，吃饱了小鱼小虾之后，找一湾死水汪趴下，就懒得再动了。

潘驼子摸清了虎头鲨的脾性，专门选在肥水汪有小鱼虾的水域里扔几块石头，设下洞穴，让它钻进去。过几天来摸一回，如同自家的鱼池一样。下手一摸，准能捉到那“呆子”。

盐区人都爱吃那种呆头呆脑的虎头鲨！它的肉鲜嫩味美，尤其是两腮之肉，下锅后形若凝脂，又像是两块碧玉，放入口中，含而不化，嚼而生香，可谓是海鱼中珍品中的极品。烹饪时，可炒，可烧，可蒸，可小火炖汤，极鲜！

军阀白宝三初来盐区时，大盐东吴三才就是拿那种虎头鲨，招待他和他的日本小姨太。那顿饭，吃得满堂喝彩！

盐区人把“虎头鲨”视为上等鱼，贵客鱼。

家中来了贵客，或是婆娘生孩子坐月子，急需要鲜美的鱼汤催奶下饭，你这边急得抓耳挠腮团团转，邻居大婶、大妈就会提醒你：“去找潘驼子呀，你还愣着干什么？”

“是呀，我怎么把潘驼子给忘了呢？”于是，急匆匆地找到潘驼子家，先看其缸里、盆里养的，都有什么样现成的鱼虾，满意了，当场抓了就走；不满意的，潘驼子就会问你：“想吃哪样的鱼虾？”

回答：“孩子的舅舅来了！”

潘驼子“哎哟！”一声，说：“舅舅可不能怠慢的，吃不好，是要掀桌子的。”遂吩咐前来购鱼虾的婆娘：“你去家，先把铁锅刷好了，葱花、生姜、香菜切就了，我这就去给你捉‘呆子’去！”

时候不大，就看那潘驼子高挽着裤脚，鱼篓里拎着几条“扑棱扑棱”的虎头鲨，喜滋滋地来了。

不过，这样的时候，你可要多给他几个铜板哟！尤其是秋风瑟瑟、天气渐冷的季节里，潘驼子为给你捉那几条虎头鲨，冻得浑身发抖，嘴唇都冻青了！说什么，你也要多给他几个子儿才是理儿。

当然，天气变凉之后，只有有钱人家的阔太太，或是像吴三才那样的大东家，才有那样“品鲜”的口福。一般人家，连想都不敢想了！

潘驼子呢，也就认准了盐区那些高门大院儿。他们吃得起，舍得出高价钱，潘驼子乐意把他捉到的鱼虾送给他们。

军阀白宝三驻扎盐区的那年寒冬，他的小姨太有了身孕，厌食！猴头燕窝，山珍海味，样样都吃够了，指明要吃在大盐东吴三才家吃过的那种虎头鲨。

白团长想：这有何难！当场吩咐卫兵们下河捉去。可大半天过去了，白团长的小姨太又哭又闹，问那捉鱼的卫兵怎么还不回来？

白团长也很心焦，派人催促之后，得到的结果是一条虎头鲨也没有捉到，恼怒之下，白团长动用盐河口的大大小小船只，统统下海捕捉虎头鲨。

然而，令白团长失望的是，所有被赶下海的渔船渔民，没有一人一船捕捉到虎头鲨。这期间，有人告诉白团长，说潘驼子有能耐捉到那种虎头鲨。

白团长立即下令：“去找潘驼子。”

潘驼子接到命令后，答应次日一大早就把虎头鲨给送去。可一夜过后，潘驼子却领着他的婆娘、孩子，跑了。

潘驼子不是不想孝敬白团长，而是冬季里捉不到虎头鲨。

那种虎头鲨，属于盐河口独特的鱼种，如同花草、芦苇一般，一岁一枯荣，春季涌卵，秋风乍起时最肥美，入冬后，产卵于石缝沙窝间，便掉头而死。

白团长是异乡人，他不晓得这些。

为此，白团长误杀了不少人。